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五

君門

問政

問治國之政事者

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士之道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又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湯問公卿大夫士知有道否

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愚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日以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文王問呂尚為天下說苑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石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太公更法者何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武王問太公治國之道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

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太公賢君治國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媼慝下不陰害下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周成王問何德而民親說苑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

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秦穆公問得國失國之道說苑

秦穆公問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褥焉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

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齊桓公問管仲治道國語

鮑叔薦管仲桓公使人請魯縛至於齊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襲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矣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叟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端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

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嗜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間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間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卜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

今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檐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粟除田以待時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日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禡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心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人之

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師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固起按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實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曰屏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

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萬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齊桓公問何以治國說苑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晉文公問何以救饑國語

晉饑文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箴出如入河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晉文公問治國易難國語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

晉平公問師曠人君之道說苑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

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景公問仲尼秦穆之霸史記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齊侯問晏子為政何患說苑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稟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稟之君不對而循

口操矜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魯哀公問孔子為政孔子家語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政孰為務說苑

衛靈公問於史鮒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鮒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報抱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

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
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二年而有扈
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
鳴故曰教為務也

衛君問士何以不至 說苑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
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
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矣雖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齊宣王問人君之事 說苑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
能容下夫事實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

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 書曰齊作詩人曰岐有夷
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魏文侯問刑之源 說苑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
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
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
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
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
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
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
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魏文侯問李克為國 說苑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筭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謂奪淫民也

唐太宗問玄素為政唐書

張玄素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不如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若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

果鮮持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

唐太宗問德威明刑唐書

唐太宗自觀初劉德威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為大理卿帝問曰比刑網寔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

高宗問來濟馭下所宜唐書

來濟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高宗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

即有食而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
時山東後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顧紛然煩擾故濟對
及

德宗問為政寬猛 唐書

德宗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
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
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
公意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
為察察名

唐文宗召訪問政理事文類聚

唐文宗太和初趙宗儒進太子太傅帝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
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

金世宗問田賦 金史

魏子平字仲均世宗大定六年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
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
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同古者有一易再易之
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
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
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驂懦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
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
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

金世宗問程輝言事如何 金史

程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爵
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為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略無隱情輝對

曰臣年老耳聾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
章宗問宣帝綜核名實之道金史

守直章宗時拜參知政事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
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真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
曰行之果何始守真曰在陛下屬精無倦耳

論功

論臣下之功勞者

晉文公論狐偃萬世之功史記

晉文公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
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
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
世之功乎是以前漢

漢高帝以蕭何功第一前漢

漢高帝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
決高祖以蕭何功最優封為酈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
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
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
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
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
莫敢言

漢高祖大蕭何功前漢

高祖封功臣奏定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

此功最多宜第一上心欲以蕭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進封鄂千秋為平安侯

晉武帝思羊祜之功 晉書

晉武帝羊祜卒後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

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枯廟

唐太宗不私叔父 唐書

太宗時以房玄齡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杜如晦長孫無忌等功第一餘皆次敘封拜帝顧群臣曰朕論功定封恐不能盡各與朕言毋諱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令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結未嘗躬行陣故多奔敗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親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丘師利等皆怙功攘袂或指畫自陳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公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

報功

報臣下有功於國者

子文賞得臣 左傳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魯僖公賞館人 國語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晉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既反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晉文公三賞 史記

晉文公歸國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道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晉文公行賞先德後力 說苑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及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知存人之身亡人者不知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賞功先雍季說苑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

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晉侯賜魏絳樂左傳

魯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鐃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燮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終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威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終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魯襄公享荀偃左傳

魯襄公十九年公至自伐齊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彊我田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趙襄子以高赫受上賞說苑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可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賤家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

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漢武帝褒封功臣前漢

武帝時李廣利旋軍還入玉門物故者衆帝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盡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新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漢宣帝厚葬霍光 前漢

漢宣帝時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
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
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
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減椁十五具東園温明皆如乘輿制
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
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
都尉領尚書事

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前漢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
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
領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
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
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
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
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漢宣帝褒封甘延壽 前漢

漢宣帝時甘延壽為郎試弁為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
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
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漢成帝爵賞會宗 前漢

漢成帝元延中復遣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

大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
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未振將
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
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未振將兄
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
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藁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
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
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
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
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
內侯

漢光武封鄧禹為侯事文類聚

漢光武即位於鄗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
為鄧侯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漢安帝紹封功臣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馮異字公孫封陽夏侯九年病發薨于軍長子
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訴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
昏侯食三縣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
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
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
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
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况此
未遠而或至之祀朕甚愍之其餘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

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
茲遺功焉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
皆紹封焉

蜀先主率群僚弔墓 蜀書

先主定蜀嘉中郎將霍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
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
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群僚臨會
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孫權養凌統二子 吳書

吳孫權時凌統累有戰功拜偏將軍會病卒統二子烈封年各
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
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

列亭侯

孫權迎視呂蒙之病 吳書

孫權時呂蒙字子明為南郡太守封孺陵侯蒙疾發權時在公
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愈蒙疾者賜千金時
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
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能寐病中瘳為
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

吳孫權感周泰之功 吳書

周泰字幼平事孫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
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
鋒已交於前或斫中馬羣衆不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
倍人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後

權因會諸將宴自行酒到奉前命解衣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秦軼記昔戰鬪處以對權乃把其臂因流涕交連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即勅賜以御物使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晉成厚禮葬王導 晉書

晉明帝時王導位進太傅成帝咸和五年薨帝舉哀三日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賜祿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輳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

夏赫連封買德為侯 晉書

夏赫連勃勃遣王買德戰敗劉義真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

國將軍蒯恩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買德曰卿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弄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知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宋文帝稱賞沈演之 南史

宋文帝時沈演之字臺真為右衛將軍殷景仁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晔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鶴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

隋文帝復張威爵位北史

張威初仕周隋文帝時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問鬻蘆菹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

隋煬帝嘉賞衛玄功績北史

隋煬帝時衛玄為京兆內史破楊玄感煬帝徵詣高陽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賞賜優厚遣還鎮京師詔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也賜以玉麟符而代銅獸

隋煬帝賜子蓋金盃北史

隋煬帝建業九年樊子蓋為檢校河南內史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此名郡也後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

武后以孝傑為左衛將軍唐書

武后以王孝傑為副總管討吐蕃戰大非川為虜執替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后以為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為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

唐玄宗賜忠嗣四印唐書

玄宗時王忠嗣累有戰伐功大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

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唐德宗賜李晟第宅鼓吹唐書

德宗時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師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克愍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鷄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

世云又令太子錄副以賜

唐德宗詔賜承緒繼懷光後唐書

唐德宗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李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璠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外孫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唐昭宗詔錢鏐圖像凌煙五代史

昭宗詔錢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唐昭宗加錢鏐爵五代史

昭宗以宰相王持鎮越州請授錢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
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
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
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
營曰衣錦營

宋太祖保全功臣 宋史

乾德初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
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
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
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
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
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
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加生
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
賚甚厚

宋神宗以韓琦配享宗廟 宋史

神宗時韓琦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
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神宗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
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塚塚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
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宋理宗褒贈死節 宋史

理宗淳祐七年詔先鋒統制田智潤泗州潮河堤之戰父子俱
死於兵贈智潤修武郎子承節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給緡錢
五千恤其家

元太祖賜扎八兒居第 元史

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謂左右近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扎八兒之功為多又謂扎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界汝為已地乘輿北歸留扎八兒與諸將守中都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養老一百戶并四王府為居第扎八兒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嘗乘橐駝以戰衆莫能當

元憲宗鮮玉帶賜德臣 元史

憲宗時汪德臣為都總帥從帝征蜀累有戰功忽微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為我家飲以葡萄酒鮮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元世祖賜榮祖爵 元史

世祖時王榮祖字敬先從父珣附於元木華黎屬有戰功又從

諸王也忽略地三韓降天龍諸堡皆禁暴掠民悅服之五里山城請於主將全其民遂下甕子城竹林寨苦苦數島世祖嘉其功賜以金幣官其子興千戶仍賞其部曲移鎮高麗平壤帝遣使諭之曰彼小國負險自守釜中之魚非久自死緩急可否卿當熟思榮祖乃募民屯戍闢地千里盡得諸島嶼城壘高麗遣其世子俱出降遂以供入朝中統元年夏詔榮祖詣闕帝撫慰之曰卿父子勤勞於國誠節如一進沿邊招討使兼北京等路征行萬戶賜寶鞍弓矢還鎮以病卒

褒忠

褒美臣下忠於國者

漢景帝褒衡廬二王前漢

吳王濞反使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

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
延勞苦之曰南方早寇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
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隋煬帝褒賜常達 唐書

隋煬帝時常達為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
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煬帝大悅命為統軍拜隴州刺
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遣將件士政給降
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
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癯老姬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
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笞擊其面達不為懼亦拔刀
逐之趙弘安為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
之古人為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

穆宗詔李澄子為河南尹 唐書

唐玄宗時李澄被安祿山所害其子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
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
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
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澄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
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為終制時時偃臥庭中穆
宗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國
杆敵之臣死城郭封疆玄宗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符
組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澄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
之光由澄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
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貞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
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澄處難居首

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訖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淳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慙一無受尋卒

元仁宗祠墓 元史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春正月崩仁宗與太后聞哀奔赴至衛輝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剗其心遂夫天下令祠比干於墓為後世勸

旌勸

旌其善而勸後人者

漢景帝封德景之子 前漢

孝景帝時鼂錯以趙王有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惲諫不聽遂燒殺德惲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後秦姚興旌城門尉 晉書

後秦主姚興時從朝門游于文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

唐太宗追褒虞世南 唐書

唐太宗時虞世南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太宗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

唐宣宗以李行言為刺史 萬年龜鏡

唐宣宗大中八年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問今為誰曰李行言復問曰為政何如對曰其性執有強盜數人匿於軍家索之不與盡殺之上歸貼其名於寢殿之柱乃行言除海州刺史人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

後唐明宗褒美廉吏 五代文

後唐明宗立拜石敬瑭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瑭為首

宋太祖旌李穀勲德 宋史

李穀字惟珍周祖郭威廣順初加戶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三司初漢乾祐中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屬漢政紊亂潛貯異志屢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止而已故宋太祖開國之初倚以為相是歲淮陽吏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許之穀懇讓得止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

用又奏罷屯田務以民隸州縣課役盡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陽經巢之亂園廬蕩盡穀生於外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為賢相鄉勲德里

理宗旌表義門 宋史

理宗淳祐十一年潭州民林符三世孝行一門義居福州陳氏笄年守志壽逾九袞詔皆旌表其門

元順帝示馬扎兒台廉讓 元史

朵兒只順帝時遷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城荐經災燬別兒怯下花先為相庶務寬紓朵兒只繼之威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州寇竊發朵兒只調遣將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數月即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显 之耆老請建生祠如

前丞相故事朵兒只辭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人此宜爾父老有愛於我我於爾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天何用虛名為務

賞勸

賞賜有功而勸後人者

晉侯賜士伯瓜衍之縣 左傳

宣公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畏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晉平公賜伯石州田以胙 左傳

魯昭公三年鄭簡公如晉公孫段伯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評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歟之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邑田以胙嬖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

楚昭王賞鄭公 國語

吳人入楚昭王奔鄭鄭公之弟懷將弑王鄭公卒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為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讐言非是不讐言下虐上為弑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言之為若皆讐言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闔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可可乎

後趙石勒賜樊坦車馬 晉書

石勒稱帝時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貧俗

魏太武賞崔浩 北史

魏太武時崔浩字伯深為博士祭酒賜爵武成子浩明識天文

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鈇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鈇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

魏太武賜公孫軌金

北史

公孫軌字元慶明元時為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歲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也

魏孝文賜成淹帛

北史

魏孝文時成淹字季文除羽林監主客令于時宮極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

齊文宣賚散愁絹

北史

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嬖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姬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

周文帝賜王思政錢

北史

周文帝時王思政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帝嘉之賜錢二十萬

隋煬帝賜子蓋口味北史

隋煬帝時樊子蓋字華宗為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帝西巡入吐谷潭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瘴露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口味百斛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秦王賞諫唐書

薛收字伯讓唐高祖武德間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嘗上書諫秦

王止畋獵王各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挺

唐太宗褒賞房魏唐書

魏徵侍太宗宴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唐玄宗賜筋以表忠直事文類聚

唐玄宗時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筋以表卿直也

唐玄宗賜懷慎以勸善唐書

玄宗開元元年盧懷慎歷監察御史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後

兼吏部尚書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
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
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
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
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

金吳王賜王政金

金史

金太祖天會四年王政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
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姦政獨明會計嚴
高鑄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闇母戲之曰汝為官
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揚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
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

宋太祖嘗封錢俶

宋史

吳越錢俶字文德太祖建隆二年遣使賜俶戰馬二百羊五千
橐駝三十乾德元年錢俶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一十
五萬斤金銀真珠瓊瑤器數百事來貢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
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祀遣其子惟濟入貢開寶五年改賜
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
夫人

宋太祖為遵誨求母以歸

宋史

太祖嘗問董遵誨母安在遵誨奏以母氏在幽州經患難睽隔
帝因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
以謝帝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
當此帝曰吾才委以方面不此嫌也

宋太祖賜全斌裘帽

宋史

王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惟於講武殿
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
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
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宋仁宗書清字賞張觀 宋史

仁宗時張觀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
為人帝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

元太宗賜居貞白金 元史

元太宗時賈居貞字仲明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
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勅有司
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

元世祖賜廉希憲金鈔 元史

元世祖時廉希憲字善甫為中書右丞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
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
久不愈召還朝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
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
萬貫

元世祖錫楊賽因金虎符 元史

楊賽因不花初名漢英字熙載生五歲而父卒至元二十二年
母田氏携至上京見世祖於大安殿帝呼至御榻前熟視其眸
子撫其頂者久之乃諭宰臣曰楊氏母子孤寡萬里來庭朕甚
憫之遂命龍衣父職錫金虎符因賜名賽因不花及陞辭詔中書
錫宴賜金幣綵繒資其從者有差

元裕宗優賜王寬賓 元史

王寬實嘉議大夫九使令王恂之子也並從許衡游得星曆之傳於家學裕宗嘗召見諾之曰汝父起於書生貧無貲蓄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恩恤之厚如此

元成宗賜脫脫金元史

成宗時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

元仁宗賜謝讓酒元史

謝讓拜西臺治書侍御史尋拜治書侍御史改刑部尚書仁宗即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

恩勸

施恩於人而勸後者

唐太宗宴勉并人 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并州僧道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上賜宴從容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况朕於太原起義兵遂定天下復小遊觀誠所不忘位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

宋太祖密諭李漢超 宋史

宋太祖時李漢超遷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貧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

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神宗批奏付潞州事文類聚

宋神宗時文潞公彥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辨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車鎖亦無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元成宗給糧賑濟元史

成宗元貞二年五月戊辰安西王遣使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難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恩賜

凡以物賜臣下者

漢明帝賜琅邪遺物後漢

琅邪孝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

為北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苦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漢章帝賞賚鄧彪後漢

漢章帝時鄧彪字智伯少勵志修孝行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明帝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

常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

漢章帝賜尚書寶劍後漢

漢章帝時尚書令韓稜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帝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魏文賜鍾繇秋菊事文類聚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同俗宜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燕享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然歸榮非夫含乾坤

之淳和本芬芳之傲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魏明帝優賜滿寵 魏書

魏明帝時滿寵拜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

唐太宗賜顏師古馬物 唐書

唐太宗時顏師古拜秘書少監專判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立明班孟堅云

唐太宗追賜杜如晦 唐書

太宗賜房玄齡昔銀帶曰杜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

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遺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勅助御饌德不既祥後恩禮無少衰

唐太宗賜高馮藥鏡 唐書

太宗貞觀初高馮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鑒焉

唐太宗賜高年粟帛 唐書

太宗貞觀三年四月戊戌賜孝老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月以來產子者粟一斛

唐高宗勅賜魏元忠 事文類聚

高宗時魏元忠為右僕射兼中書令請歸鄉拜婦特賜錦袍一

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勅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

武后金字袍賜仁傑事文類聚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武后賜紫袍龜帶后自制衣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玄宗賜侍老杖唐書

唐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宴京師侍老子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憲宗賜裴度通天御帶事文類聚

唐裴度討蔡憲宗御通化門臨送賜通天御帶

宋太祖造宅賜郭進宋史

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郭進悉用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

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慮矣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

宋太宗以通天犀帶賜寇準宋史

寇準天聖元年徙衛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

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

宋太宗賜昭輔金以買第宋史

宋太祖時楚昭輔字拱辰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

推戴之狀太后乃安太宗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

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

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熙載代之

宋太宗賜酒過於常禮 宋史

宋太宗時滕中正字普光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雍熙元年春大宴上歡甚以虛盞示群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上顧謂中正曰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彈劾也因是伶官盛言宴會之樂上曰朕樂在時平民安是冬乾明節群臣上壽酒既三行上曰中正曰三爵之飲實惟常禮朕欲與群臣更舉一卮可乎中正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

宋太宗賜李仲寓第宅 宋史

太祖時李仲寓偽封清源郡公歸朝為千牛衛大將軍李煜卒太宗賜仲寓積珍坊第一區白金五千兩仲寓宗族百餘口猶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憐之授郢州刺史在郡迨十年為政

寬簡部內甚治淳化五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景德三年特補供奉官早卒無嗣唯一女孤幼真宗愍之賜絹百匹錢二百萬以備聘財仍遣內臣主其事煜有土田在常州官為檢校上聞其宗屬貧甚命璣聞其半置資產以贍之

高宗賜秦檜甲第祭器 宋史

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四月賜秦檜甲第命教坊樂道子之入賜緡錢金錦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祭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

宋高宗以繻賜韓彥直 宋史

韓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歲從父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牛角之繻傳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

宋孝宗賜范成大鐵素 事文類聚

宋孝宗時范成大帥江東兼行宮留守陸辭詔明日辭選德殿特設几開宴酒三行命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上曰勸卿一盃且有以為備公飲訖二內侍捧鐵素來上有石湖二大字拜賜進謝上為滿引復袖御書蘇軾詩一軸以賜

元世祖賜戰死士之家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四月辛未賜襄樊戰死之士二百四十九人之家每家銀百兩

元顯宗恤士 元史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歎曰顧謂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饗人大為肉糜親嘗而徧賜之

元成宗賜制宜內醞 元史

元成宗元真元年鄭制宜授大都留守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為潞國太夫人

元順帝賜耆民之帛 元史

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乙卯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緡帛

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恩宥

以恩寬宥有罪者

漢元帝宥甘陳之過 萬年龜鏡

前漢元帝建昭二年以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同使西域湯與延壽矯制發城郭及諸胡兵直指單于城而擊之遂破其城斬郅支單于得單于所略漢民四伯餘人獲馬及牛羊皆以給軍食湯既還上疏自陳元帝內嘉湯之功而重違弘石之議宗正劉向因上疏曰今湯等入絕域屠五重城斬郅支之首立千載之功揚萬里之威建萬世之安其勲莫大焉夫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今屈捐命之功非所以勸功厲戎士也

漢章帝復馬光爵位 後漢

明帝永平十二年馬防字江平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章帝即位拜防中郎將建初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八年因光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光思憇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光為人小心周密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

秦主苻堅赦叛 晉書

前秦主苻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

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
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
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
朔方之北

齊明帝信王瞻活衆 南史

齊明帝時王瞻字思範歷位驃騎將軍時王敬則作亂瞻赴都
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
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

梁武帝釋崔慧景 南史

齊明帝既得志豫州刺史崔慧景乃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憂
之乃起蕭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罪
白服來迎衍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玄慶並曰慧景反跡既

彰實是見賊我曹武將譬如韞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即
衍笑曰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慧景遂安

魏太武感赦屈拔 北史

魏太武時屈恒字長生位尚書右僕射因墜馬卒子道襲爵
又卒道賜子拔襲爵太武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部大人
時帝南伐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太武令斬
之將伏鎗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將何以應乃
赦拔

魏孝文帝宥季彪 北史

魏孝文帝時季彪字道固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孝文帝車駕
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重彪
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冲積

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帝在懸飯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怒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彪對曰子在田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心為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為朕與卿為宰事為卿自取彪曰臣慙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

隋文詔貸鄭譯北史

周宣時隋文為大冢宰總百揆以鄭譯兼領天官鄴府總六府事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賦貨狼藉隋文陰踈之不忍廢故為官不得白事於譯懼求解職及隋文受禪以譯為上柱國譯亦譯自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奴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嚮獄嘗言涕泣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地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唐高祖慰裴寂唐書

唐高祖即位裴寂字玄真拜尚書右僕射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寂請行授晉州道行軍總管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乞度

索原賊埭水上流寂徙屯為賊所搏兵大潰死亡略盡鎮戍皆沒上書謝罪高祖深其過下詔慰諭留寂撫河東寂無它才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贊焚積聚人益惴駭思亂夏人呂崇茂殺其令反為賊守寂攻之復為所敗召還帝責讓良久以屬吏俄釋之遇待如初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耳

唐太宗曲法宥仁弘萬年龜鏡

唐高祖入關隋將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後除廣州都督及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仁弘有才略所著聲跡太宗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賊百餘萬其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朕哀其白首就刑方食命撤案

為之求生理終不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上復召五品上官集太極殿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也朕欲席嘉於南郊日進一蔬食以謝罪于天三日可乎房玄齡等皆曰陛下欲生之亦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群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昃上乃降手詔曰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等固請且依來請於時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唐太宗賜頡利田宅唐書

太宗時李靖提兵至陰山擊虜擒頡利至京師告停太廟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又鬱鬱不自慘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號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為刺

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

唐肅宗宵叛唐書

肅宗時李勉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脇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汗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絲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宵後歸者日至

金世宗宵宗京死罪 金史

宗京本名忽魯宗室子也世宗即位復判太宗正事封壽王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京妻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為邦榮察其意乃詐為圖讖作詩中有鶻魯為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

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猜京信之京與公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歎伏獄成還奏世宗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皆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遣兀古出劉琬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為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為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兄宗齊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世宗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

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
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
藩頃在大名以賊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
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終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
子齡住卿宜悉此意世宗問宰臣曰京之罪始於其妻妾卜休
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廩給之卿
等以為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為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
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
為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乃止

宋太祖釋叛 宋史

宋太祖乾德五年李崇矩加檢校太傅時劍南初平禁軍校呂
彥昇聚眾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太祖疑之

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擊戮然案籍合誅者餘萬人
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率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眾聞之亦
稍稍自歸未幾翰敗滅

太祖詔釋王全斌 宋史

宋太祖時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王全斌但典
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
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
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訐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
女玉帛不法等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
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於是百官定議
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分乃下詔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
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

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不金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日卒

宋真宗放逋負宋史

宋真宗時王欽若擢進士甲科歷仕至太常丞判三司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上之帝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

理宗因災異優恤宋史

理宗寶慶元年十月癸巳有流星大如太白甲寅詔會稽橫官所在稅賦盡免折科山陰縣權免三年十一月壬午雪寒在京諸軍給緡錢有差出戍之家倍之自是祥慶災異霖雨雪寒咸給

元世祖釋脅從之罪元史

世祖中統三年夏四月丙戌朔大軍樹柵鑿斬圍壇于濟南丁亥詔博興高苑等處軍民嘗為李壇脅從者並釋其罪

褒贈

褒美有功而贈以官爵者

漢光武平蜀贈常張官後漢

光武建武十一年命大司馬吳漢伐蜀初常少張隆勸公孫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及漢滅述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

勲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金章宗贈魏全官 金史

金章宗泰和七年贈故壽州死節軍士魏全官武將軍蒙城令封其妻鄉君子瑛年至十五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仍賜錢百萬初李爽圍壽州刺史徒單義募人往斫敵營全在選中而為敵所執敵令罵義則免全陽許及至城下反罵敵遂殺之至死罵不絕聲故有是恩

元順帝贈察罕帖木兒官 元史

順帝時至正二十二年田豐及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逸走入益都城衆乃推察罕帖木兒之子擴廓帖木兒為總兵官復國益都詔贈察罕帖木兒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食邑沈丘縣令河南山東等處立廟長吏歲時致祭

征伐

用兵征討有罪者

夏后伐有扈氏 史記

有扈氏不服夏后啓乃召六卿申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帑僇汝

文王伐崇 說苑

周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箴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

伐崇令母殺人母壞室母填井母伐樹木母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武王伐紂說苑

武王將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

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

齊魯鄭伐許左傳

魯隱公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許敗顛考叔取鄭伯之旗懿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考叔瑕叔盈又以矜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徧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

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第熨叔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獲公孫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以其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裡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宜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鄭桓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代之服不捨之度德而處之量力

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左傳

魯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姬姓國蓋與鄭接息侯伐鄭鄭

伯鄭莊也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止也而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

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周桓王伐鄭左傳

桓公五年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

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

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

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後之曼伯為右拒祭仲

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徧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楚子攻鄧左傳

魯桓公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楚武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衛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膏潰

齊侯討鄭左傳

魯桓公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晉獻公伐虢威虢左傳

魯僖公五年晉侯晉驪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歲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是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鷄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以公與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曰日在尾月在策鷄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五侯遂襲虞滅之

齊桓公伐國興朝國語

齊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泚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宰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始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主環山於有宰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棠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宰既反侵地四鄰大親正其封疆南至鉤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鄗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與諸侯飭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北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泚乘桴濟河至于石枕懸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

於周及胙于絳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繫兵不解繫弋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師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矣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

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勤也是故諸侯歸之但公知天下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以罷馬以為幣繼之以為奉鹿皮四分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朝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天下小國諸侯既許但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閉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丘晏負夏領金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王鹿中年蓋與杜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月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際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齊桓公伐楚 左傳

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天與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而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而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

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侯盟

楚子伐宋 春秋

魯文公十年秋陳侯陳共鄭伯鄭穆會楚子楚穆于息于息冬遂度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以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于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為後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秦晉相攻 左傳

魯文公十二年秦伯秦康也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曩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寤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楚莊王伐陳 說苑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遂取陳

楚文王伐徐 說苑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

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晉侯救魯伐齊 左傳

魯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平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曰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靈公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晉平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

齊人自濟尋漠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齊人自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

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發殖綽郭最曰子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綏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於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
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
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檣以為公琴
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
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邾崇太子與郭崇扣馬曰師速
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
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吳王敗楚師左傳

昭公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潛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晉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成之
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頭與許蔡
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
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
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
蔡頌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
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齒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魯定公侵齊左傳

魯定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楊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
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楊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
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墮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
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再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越王勾踐敗吳左傳

魯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乎擄李勾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
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
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將指取其履還卒於陘去擄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
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
乃報越

楚子遷蔡左傳

魯哀公元年春楚子王也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
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彊于江汝之間而
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子伐齊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夫也伐齊五月克博邑繼至於贏
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
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曰爾
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問立明相屬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
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舍
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
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

而已不聞金矣乃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晉門巢王卒
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
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
射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
下國

魏文侯辭書 說苑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
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
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
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越王泝江伐吳 國語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
魯之間北之泝西屬之齊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勾
踐乃命范蠡后庸率師泝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
夷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郭焚廿二姑蘇徙其大
舟

越王敗秦 吳越

越王勾踐既平吳國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
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
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遂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
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
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

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志去歸子河無
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越王申令 吳越

越王勾踐退齊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
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
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諸
侯不怨於外令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
非吾之民也又將如之以誅教人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屏
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
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好讎也
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
其明填之以土夫人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

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士不均地壤
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
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
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
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
夫曰國有守御示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
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
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
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士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
之讐以謝於二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壇之上軍士各
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躞摧長
惡兮摧載馭及所離不降兮以泄我土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

向背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
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貔行行各努力兮於乎
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
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攜李斬有罪
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濫心匿行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
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
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
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
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
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
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
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東嚴法復誅有罪者

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及其死誅自吾子亦不
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以盡張腹
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軼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故
鼃蟲而為之軼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五豎意者
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軼於是軍士聞之莫
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
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
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
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
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枝泝江五里以須亦令
右軍銜枝踰江五里以須夜半乃令左軍右軍陟江鳴鼓中水
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

且亦且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
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大敗之
於浚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

越王入吳 吳越

吳王夫差二十年越王勾踐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
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
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
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吾與君為二君乎吳王
曰吾之在周禮前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
亦寡人之額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
吳為無道今幸橋之額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
宗廟矣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越王滅吳 吳越

吳王夫差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勾踐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
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群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
達於秦餘杭山胷中愁憂自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飢顧得
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
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僮倥也王孫駱曰飽食而
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
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
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
生瓜起居適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
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
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

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
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後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
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須臾越兵
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袍而鼓之吳王書其
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
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忽而攻大夫種
書兵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
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反國今
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是吳有大過六以至干
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
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遇而佞言輕而譏諛妄語咨口聽
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替之過而吳伐二國

辱君臣殺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若律上合呂而宿下共
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伐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
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刻青
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
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
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矚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
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闢命言有信吳王不自殺
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忌辱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
今子尚有貴祭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
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
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矚目怒曰死
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

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

始皇車裂嫪毐母 史記

秦始皇九年長信侯嫪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嫪毐車裂以徇滅其宗

沛公入關 前漢

漢高祖為沛公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擾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将皆曰項羽為人慄悍徧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項羽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項梁嘗敗不知

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甚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將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漢高祖縞素發兵討羽 前漢

項羽弑義帝于郴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

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

漢光武破王莽 後漢

光武避吏新野因曹毅於宛李通說光武起兵於宛時年二十八乃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眾起兵諸家子弟皆恐懼逃匿曰伯升終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備自安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軍中分財物不均眾

恚恨欲攻諸劉光武劾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

兵衝下昆陽卒破王莽兵

魏文嘆長江而旋師 吳書

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孫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燕主慕容熙輕伐無功 晉書

慕容熙字道文晉安帝元熙年間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畧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待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刻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符氏龍裝契丹憚其眾盛將遠符氏弗聽遂棄

重輕龍衣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

後趙主石勒擒劉曜 晉書

前趙主劉曜敗石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石勒將親救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勒怒按劍叱遐等出於之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阜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

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由日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

北齊高歡將兵整肅 北史

齊神武高歡值晉陽飢就食山東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來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

北齊高歡班師 北史

齊神武高歡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歡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障關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

時黃蠃盡死九月歡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
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鉄面歡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
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三
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
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歡
營衆駟並鳴士皆龍言懼歡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

北齊神武滅北北史

齊神武高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府而定居焉余朱兆既
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歡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
急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歡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余朱兆庭軍人因宴
休惰忽見秦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領兆自縊

北齊文宣破狄北史

齊文宣帝天保五年三月菴羅不叛齊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
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
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渴喘喘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
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
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

周武帝破齊北史

宇文忻年十八周武帝時從周肅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
司賜爵興國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
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
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尅若齊
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尅及帝攻

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折勃
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人為懷今破竹形已成奈何
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

周武伐齊北史

周武帝建德五年帝帥諸軍八萬四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
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
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
亦於壘北列陣申後齊人填壘帝引帝大喜勅諸軍擊之齊
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去遠并州齊眾大潰軍資甲伏
數百里間委棄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
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

隋文帝陳南史

隋文帝謂僕射高頴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水帶水不極
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
有使投柿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梁蕭嘽蕭巖隋文愈
忿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書書暴陳後主二
十惡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流喻江外諸軍既下陳境江濱
鎮戍相繼奏聞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
密並抑而不言初蕭巖蕭嘽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
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蕭誤人事後主
聞之忌二蕭故遠散其眾以巖為東揚州刺史嘽為吳州刺史
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中二州

隋文滅陳南史

隋文帝謀大舉伐陳命晉王廣為元帥南征下隋將督若弼攻陷南

徐州韓擒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賀若弼進軍鍾山頽
白土岡之東南衆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
擒率衆自新林至石子岡陳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擒仍引擒
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
僕射袁憲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
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及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
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之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
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戎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
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
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大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
人同乘而上隋文帝聞之大驚開府鮑宏曰東井上於天文為
秦今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邪

隋煬帝征遼敗績北史

隋煬帝諱廣一名英高祖第二子也大業八年三月癸巳上御
師甲子臨戎于遼水橋成成軍為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等皆死之
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
二大鳥高文餘躡身未足游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
頌五月戊午納言楊達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越機既而高
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青愁諸將止城西數
里御六合城十月壬午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薛
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師遼還亡者千餘騎癸卯班師

唐公李淵起兵太原唐書

唐高祖李淵起義師將發太原杖白旗誓衆於野有兵三萬以

少子元吉為太原留守癸丑發太原甲寅遣將張綸徇下離石
龍泉文城三郡丙辰次靈石營於賈胡堡隋虎牙郎將宋老生
屯于霍邑以拒義師丙寅隋鷹揚府司馬李軌起武威號大涼
王八月辛巳敗宋老生于霍邑丙戌下臨汾郡辛卯克絳郡癸
巳次龍門突厥來助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守河東絕津梁壬
寅馮翊賊孫華土門賊白玄度皆具舟以來逆九月戊午高祖
領太尉加置僚佐以少牢祀河乃濟甲子次長春宮丙寅隴西
公建成劉文靜屯永豐倉守潼關子燉煌公世民自謂北徇三
輔從父弟神通起兵于鄆柴氏婦高祖女也亦起兵于司竹皆
與世民會鄆賊丘師利李仲文蓋屋賊何潘仁向善思宜君賊
劉炅等皆來降因略定鄆杜壬申高祖次馮翊乙亥燉煌公世
民屯阿城子隴西公建成子新豐趨霸上丙子高祖自下邳以

唐太宗滅建德 唐書

西所經隋行宮苑籞悉罷之出宮女還其家十月辛巳次長樂
宮有衆二十萬隋留守衛文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
諭之不報乃圍城下令曰犯隋七廟及宗室者罪三秩十一月
丙辰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圖籍約法十二條殺人劫盜
背軍叛者死

隋大業末竇建德僭稱夏王後自板渚出為陣西薄汜南屬鵲
山二十里鼓而前唐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
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上竄今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
待其飢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
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秦叔寶等纏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
驚潰建德被重創竄牛谷口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初

軍中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唐太宗破宋老生唐書

唐高祖已起兵將至霍邑會天久雨糧且盡高祖謀欲還兵太原太宗諫曰義師為天下起也宜直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為賊爾高祖不納太宗哭于軍門高祖驚召問之對曰還則眾散於前而敵乘於後死在須臾所以悲爾高祖寤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時左軍已先返即與隴西公建成分追之夜半太宗失道入山谷棄其馬步而及其兵與俱還高祖乃將而前遲明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高祖率建成居其東太宗及柴紹居其南老生兵薄東陣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軍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斬之

唐太宗擊虜唐書

唐太宗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眾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雪與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漢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之勣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披甲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陰柰特勒即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

唐太宗詔滅延陀唐書

唐太宗時薛沙多彌可汗自立方是時王師猶在遼因即寇邊
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衛大將軍
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侯大將軍薩孤吳仁屯靈州執失思
力與突厥掎角塞下虜知有備乃去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
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可
汗遣使者上言願保營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
慰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部素伏延陀而吐摩支雖衰子尚臣
畏之帝恐卒為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吐摩支
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
孺三萬遂滅其國吐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
業丐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

唐太宗征高麗 唐書

唐太宗聞高麗王建武為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
帝可遂討之帝曰遼東故中國地面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
經畧之乃下詔曰朕所過營頓毋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
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
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祗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
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繫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
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帝至高麗
一麾而破先是高麗北部傳薩高延壽南部傳薩高惠真引兵
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至是高麗既平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
降入靺鞨門膝而行拜于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
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
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石黃銀二

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為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回

後唐莊宗躡虜 五代史

唐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入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懼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

後唐莊宗戮守光父子 五代史

劉守光劉仁恭子也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以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為左右相晉王李存勗遣太原少尹李

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百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

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

曰王將復居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晉出帝遣重威擊虜 五代史

晉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

周世宗親征破敵 五代史

周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

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
旻亦列為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
師謂旻曰初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
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
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繫
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在甲叛降元
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
勢愈盛旻自麾赤熾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
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
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
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驢自鵬窠嶺間道馳
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作道以歸而張

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
為黃驢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遼太宗善用圖魯窘 遼史

耶律圖魯窘字阿魯隱太宗會同元年改遷北院大王帝嘗并
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萬餘眾
拒潭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
諸將請緩師而後圖帝然之圖魯窘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為陛
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
無墜聖慮若中路而止適為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
爭戰未已吾民無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况漢人
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
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

撓其勢重威果降如言

金太祖勇氣自倍 金史

太祖將至遼界先使宗翰督士卒夷曠既度渴渤海軍攻我左翼七謀克衆少却敵兵直犯中軍斜止出戰哲瑗先驅太祖曰戰不可易也遣宗翰止之宗翰馳出斜也前控止哲瑗馬斜也遂與俱還敵人從之耶律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斃併射謝十中之有騎突前又射之徹札洞曾謝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歛矢之半債而死獲所乘馬宗翰與數騎陷遼軍中太祖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矢拂于額太祖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敵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

金世宗滅移刺窩斡 金史

移刺窩斡契丹部族既稱帝世宗命完顏謀衍等率兵討之窩斡率其衆西走謀衍追及之于霜霰河賊已濟毀其津口紇石烈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為疑兵賊據上風縱火乘煙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軍士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降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溪澗不得亟度多殺傷賊既渡官軍亦疲少愆賊反布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回渡澗北大軍至賊遂引去詔使自中道却還軍中宣諭元宜衍注意經略邊事師久無功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領効死力除邊患世宗嘉歎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宗敘為兵部尚書各賜弓矢具鞍勒馬出內府金銀十萬兩佐軍用窩斡自花道西走

僕散忠義訖石烈志寧以大軍追及于梟嶺西陷泉明日賊軍
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為陣迤邐而北
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
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
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查刺力戰賊稍却志
寧與夾谷清臣烏林答刺撒鐸利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濘
不得亟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
衆蹈藉而過或奔潰竄匿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
其弟偽六院司大王梟窩斡僅與數騎脫去鈔元清臣追四十
餘里不及斬千餘級獲車帳甚衆其母徐輩舉營自落落岡西
走志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詔畧曰平
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
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 家族來降或嘗受
偽命及自來曾與官軍鬪敵皆釋其罪其 亡人內除窩斡一
身不以大小官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 准釋放有能誅捕
窩斡或於不從招納亡去人內誅捕以來及或能率眾於軍
官及阻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窩斡自度及勢窮乃謀自羊城
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益急其眾復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
走沙陀詔使誘其親近捕窩斡以自效許以官賞完顏思敬獻
俘于京師窩斡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徐輩及
妻子皆戮之

宋太祖命討劉鋹 五代史

宋太祖詔唐王李煜諭南漢劉鋹使稱臣鋹怒囚煜使者龔慎
儀開寶三年征嶺南以潘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胡州團練使

尹崇珂副之出師師次白霞張遣龍興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
州李祐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桂連三州
張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
愚如此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韶
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
數萬計張窮蹙四年二月張將潘崇徽先降師次龍頭張遣其
臣王達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濬中書舍人卓惟休
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
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
不得受美即令殿直冉彥家部送濬等赴關張復遣其弟保興
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張兵
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
木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人無策也遂
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
大風火勢甚熾張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張衆大敗斬
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龍興澄樞李祐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
貨爾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張以
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官言樂範竊具舟以逃歸宋
師次白田張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張為左千牛衛大將
軍封恩赦侯

宋太祖以地圖教廷讓 宋史

宋太祖伐蜀拜劉廷讓為西川行營副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
兵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入其境連破松木三會
巫山等砦獲蜀將南光海等五千餘人擒戰權都指揮使素德

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獲水軍三千人因度南岸
斬三千餘級初夔州有鑿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
具建議等將行太祖以地圖示之指鑿江曰我軍至此汧流而
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
却即以戰摧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距鑿江三十里舍舟步進
先奪其橋復牽舟而上破州城守將高彥德時自焚悉如太祖計
遂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

太祖命重賚破其府宋史

太祖開寶年間以韓重賚為彰德節度使在太原過其郡重
賚迎謁於王橋頭召赴燕飲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眾來援
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路入卿為我領兵徑道無行出其不意
破之必矣乃命為北面都部署重賚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

丹兵于定州見重賚旗幟大駭欲引去重賚乘之大破其眾獲
馬數百匹太祖大喜優詔褒美

元太祖分道伐金元史

太祖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為遼主改元元統秋七月克
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駙馬赤駒先登拔之帝進至懷
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
詔可忒薄剌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塞
荆關敗金師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魯不見等獻北口
遮別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剌會八月合忽沙虎弒其主允濟迎
豐王珣立之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赤察合台窩闊台為右
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洺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
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板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皇弟哈撒兒

及韓陳那顏拙赤解薄剌為左軍導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蟲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蕭勃迭率眾來降木華黎承制並以為萬戶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

元太祖受金將城降元史

太祖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為元帥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答虎烏古倫以城降以寅答虎為留守吾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興中府元帥石天應來降以天應為興中府尹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于霸州敗之夏四月克清順二州詔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南征鯨謀叛伏誅鯨弟致遠據錦州僭號漢興皇帝

改元興龍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林懋憲志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是月避暑桓州小徑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秋七月紅羅山寨主杜秀降以秀為錦州節度使遣乙職里往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亦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當為罷兵不從

元太祖以牛腹救布智兒元史

元太祖時紐兒傑子布智兒俱事太祖嘗從征討賜紐傑按都名從征回回翰羅思等國每臨陣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問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元世祖遣將討耽羅元史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本衝要

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軍副統領劉焯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禎選官道守送時高麗叛賊林行者有餘黨金道精遁入耽羅九年中書省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見其逆順之情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從否徐議其事且耽羅國王嘗來朝觀今叛賊逐其主據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經畧使哈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

元世祖命阿朮伐宋 元史

阿朮兀良氏世祖時伐宋降襄陽至二十九年加平同平章事十年七月奉命略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朮伏兵

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矣今不取將不再來帝即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

元世祖申令 元史

世祖南征親王穆哥自合州釣魚山遣使以憲宗山問來告且請北歸以繫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甲辰登香鑪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泚黃洲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奪二大舟是夜遣木魯花赤張文謙等具舟楫乙巳遲明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皆以為未可渡帝不從遂申敕將帥楊旗伐鼓三道並進天為開霽與宋師接戰者三殺獲甚衆逕達南岸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

從事九所俘獲悉縱之

元世祖戒殺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大舉伐宋伯顏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詔改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陞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

元世祖勞文炳 元史

元世祖在潛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董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者挾文炳徒行躑躅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然志益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時文炳弟文忠先從

世祖軍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糧迎文炳既至世祖壯其忠且閱其勞賜賚甚厚有任使皆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

元世祖伐宋受降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右丞相伯顏等大軍次臨平鎮甲申次高亭山阿剌罕以兵來會宋主遣其保康軍丞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吉甫等齎傳國王璽及降表詣軍前其辭曰大宋國主愚謹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嘗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馳詣闕庭劾仲早悞伏計已徹聖聽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奸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貼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憂懼非不欲遷辟以求兩全實以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不敢愛惜謹奉太皇命戒痛自貶損削

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二廣四川見在州郡謹悉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欲望聖慈垂哀祖母太后老及卧病數載臣瑩瑩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處至殞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伯顏既受降表玉璽復遣囊加帶以趙尹甫賈餘慶等還臨安召宰相出議降事乙酉師次臨安北十五里囊加帶洪模以總管殷俊來報宋陳宜中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等挾益廣二王出嘉會門渡湘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宮伯顏亟使諭阿剌罕董文炳范文虎率諸軍先據守錢塘口以勁兵五千人追陳宜中等過湘江不及而還

元世祖詔伐安南 元史

安南國古交趾也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與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叅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右丞程鵬飛還荆湘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叅政率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攔軍民總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國主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智祉統之以守輜重大兵分道而進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字羅合谷兒經是

鼠陷沙淡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與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脩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近張文虎等糧船與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聞交趾集兵固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遠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為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

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已縣趨盩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魯赤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庭直李思衍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燭遣使來貢

元世祖命將征爪哇 元史

爪哇國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

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
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
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為大至元二十九年
二月詔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具平章政事征爪哇會
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
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虎符十金符四十
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亦黑迷失等陛辭帝曰卿等至
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
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
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
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至拘攔山議方略
一月亦黑迷失孫叅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

司官曲出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人船十
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刺門弼興進至爪哇之杜並足
與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弼興孫叅政帥都元帥
那海萬戶甯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
興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
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為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褚懷遠
李忠等乘鑕鋒船由戎牙路於麻若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
期會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壻土罕必閣耶舉國納降
土罕必閣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軍相
昔刺難答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
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蒲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
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

復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闡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喏巴歇請官軍救之亦黑迷失張叅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闡耶鄭鎮國引軍赴葦下孤接援興進至麻喏巴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興回八節澗亦黑迷失尋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三路攻土罕必闡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叅政率萬戶李明迎賊於西南不遇興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興再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為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合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泝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道興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闡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葦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入內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是夕國主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闡耶還其地且入貢禮以萬戶捏克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闡耶背叛逃去留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以還

元文宗遣使諭燕鐵木兒 元史

文宗即位時燕鐵木兒加開府上柱國中書右丞相太平王天曆元年王禪叛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詔丞相燕鐵木兒總兵累戰大破之遣使賜燕鐵木兒上尊諭旨曰丞相每臨陣躬

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鐵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元順帝詔察罕定河東 元史

順帝至正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涼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穴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流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并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

悉定

元順帝命察罕定河東 元史

順帝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並其翼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聞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已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遣官關易正朔號召群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以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曹州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圍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南

略歸毫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
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
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
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
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
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
城西因突鐵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謀知城
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聞息者李克彛虎林赤賽因赤谷
忽脫因不花呂文完哲賀宗哲安童張守禮伯顏孫翥姚守
德魏賽因不花揚履信關關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
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
門遁走獲偽后及賊書字數萬必帶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
捷京師歡聲動中外

筭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入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

